



红枫叶丛书 · 魏然森 主编

HONGFENGYECONGSHU

李春兴
著

茵乡往事

甘 肃 文 化 出 版 社

茵乡往事

李春兴 著

甘肃文化出版社
2003年10月兰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崮乡往事 / 李春兴著. — 兰州: 甘肃文化出版社,
2003.11

(红枫叶丛书)

ISBN 7-80608-879-2

I. 崮... II. 李...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01463 号

崮乡往事

李春兴 著

责任编辑: 张宇明		装帧设计: 陈志刚	
版式设计: 王赵丽			
出版发行: 甘肃文化出版社		印 制: 莒县三元印务有限公司	
社 址: 兰州市庆阳路 230 号		厂 址: 山东省莒县文心东路	
邮政编码: 730030		邮政编码: 276500	
电 话: (0931)8454246		发行经销: 甘肃省新华书店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版 次: 2003 年 11 月第 1 版		
字 数: 200 千字	印 次: 2003 年 11 月第 1 次		
印 张: 7.25 插页: 1	印 数: 1-2000		
书 号: ISBN 7-80608-879-2			

定价: 220.00 元 (全 10 册)

(如发现印装错误,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序

魏然森

李春兴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就以一颗虔诚的心笃爱着文学,到现在二十多年过去了,终于可以用这个集子总结一下了,作为他的朋友,我由衷地替他感到高兴。

春兴兄与我是同乡,我们都是沂蒙山的怀抱里长大的。我们来到这个人世的第一眼,看到的就是茅屋草舍,高山深壑;我们张嘴吮出的第一口乳汁,就含有苦菜的营养,槐花的清香;我们在人生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就踩在了故乡那四楞八怪的石头上……我在童年、少年时期有过不幸、吃过苦、经历过磨难,他也同样是在苦水里泡出来的,同样有过这样那样的坎坷和不幸。2003年4月的一天,我们去沂水城东北部的马山游玩,我们躺在铺满茅草的山坡上倾心交谈,我吃惊地得知,他早在十一二岁的时候就学会了纺线、缝衣、纳鞋底、烙煎饼,那个时候他母亲重病在身不能操持家务,他一个男孩子就接过了母亲肩上的担子,做起了只有女人才会做的活儿。他没有读过太多的书,因为在读书上学的大好年龄他承担起了支撑一个家庭的重任。

经历过苦难的人往往都有憨厚、正直、善良的品格,也有别人想像不到的拼搏毅力和改变命运的巨大力量。春兴兄就是这样一个人。他的憨厚、正直、善良有口皆碑,他的坚韧、刻苦、勤勉更是有目共睹。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他一面刻苦自学畜牧技术,靠养兔发家致富,一面艰难地在文学道路上跋涉。

那时的他有一个伟大的梦想,依靠文学走出大山,成为一个名扬四海的作家。但是最终,养兔他成功了,成了全省有名的养兔专业户,那时候,他是新闻媒体追踪的热点人物,所以从地区小报到国家级大报,都曾登载过介绍他的文章;那时候,找上门来取经的人络绎不绝,邀请他出去作报告的信函源源不断,所以从黄河两岸到大江南北,到处都有人跟他学过养兔技术,到处留下了他传经送宝的足迹。但在文学上,虽然他也曾得过这样那样的奖,虽然也常在各种报刊上露面,但是他终究不是靠文学走出大山的,他也没有实现他自己认为的真正意义上的作家梦。这倒让他那颗狂热的心渐渐趋于平静了,他没有放下手中的笔,却是丢却名利,只为生命的充实而去热爱文学。他一如既往,每有闲暇就拿出时刻带在身边的小本本,记录着对生活的发现与体验、回忆着人生历程中那些难以忘怀的故事……于是,就有了这本《崮乡往事》。

之所以给这本书取名叫《崮乡往事》,就因为书中的故事大多发生在素有“崮乡”之称的山东省沂水县泉庄乡,那里群山连绵,沟壑纵横,沂蒙山区著名的七十二崮大多聚集在那里。春兴兄喝着山崮里流出的泉水长大,他的情、他的爱就深深地植根在山崮中,那千丝万缕的联系,是永远也扯不开剪不断的。因此,他的笔触离不开崮乡,他把二十多年的文学情结成这个集子,也要以“崮乡”为“招牌”。

以崮乡为“招牌”的这些文章,带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带着山菜、山果、山泉的苦涩、甜美、清纯,让人读来总禁不住内心的感动,时而泪眼模糊,时而举首喟叹。放羊、推粪、拾柴、种地……桩桩件件早年在农村的故事都进入了他的笔下,本来都是些过去年代的平常事,他却写得逼真、有趣、生动、感人。对于他所描述的那个年代的生活我是熟悉的,而且很多我都亲身经历过,但是他所描绘的许多细节却令我感到新奇

又新鲜。我也写过一些农村题材的作品,却不像他的作品拥有那么多独特的情节和细节。这就说明,他对生活的体验是相当真切的,他对社会的认知是相当深刻的。唯一不足的是,他的语言不够精练,他运用乡土语言的功夫很深,但是没有把乡土语言进行很好的加工与提炼,因此有些叙述显得罗嗦,有些描写显得粗糙。但是不管怎么说,他的语言还是相当有特点的,他有着完全属于自己的那么一种风格。当今时代文学流派多如牛毛,许多作家浮躁不安,今天玩玩这个花样明天玩玩那个花样,玩来玩去没有了方向也没有了自己,使作品离老百姓越来越远,他倒埋怨老百姓没文化,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艺术。岂不知所有大作品都是先被普通百姓接受了才流传百世的。春兴兄不赶时髦、不追潮流,走的是自己的路,作的是百姓爱看的文。这种精神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啊!这种精神给他带来的,不敢说是作品的流传百世,但肯定会比有些赶潮流的作家有读者。

愿春兴兄继续这样走下去,愿他在文学道路上以他的执着坚毅,铸造像他当年作为养兔专业户时一样的辉煌!

2003年6月10日

目 录

1/序/魏然森

小 说 篇

3/邓四爷

33/决斗

40/牛冒让贤

45/鬼来兮

50/路打门前过

59/酒

61/“恶鬼”阿顺

64/一场虚惊

66/赵乐

71/站在同一块高地上

73/银行世家

76/响泉复活记

79/全部死了

82/意外惊死

散 文 篇

87/早年间的菜篮子

90/想起拾柴火的日子

93/麦季提前过

96/仲秋烋羊“随份子”

98/生荒地

100/梦萦固乡

103/三张全家福

105/纺车与童年

109/仲秋月正圆

111/哼着小曲去上班

113/一分钱的故事

116/我跟七叔学推车

118/银锄下的绿色音符

120/六月蝉歌

122/小小精灵

124/捕蚂蚱

125/我串方块字

132/我的识字之路

故 事 篇

- 141 重名烈士之谜
145/擎天柱
147/磨剑石与压剑石
150/雪山的由来
153/玉带溪罗成招亲
158/少女思春的故事
161/老蚕石与《沂水桑麻话》
163/桃源人家与卧龙岭
166/八大崮
168/火龙丹
181/憨女婿
187/郭槐与他的故乡
195/复国梦
206/吕洞宾飞剑斩鼍龙
210/剪子崮
212/夫子授徒板子崮
214/脚子崮的由来

217/后 记

小 说 篇

邓四爷

邓四爷死了，死得很惨。

昨天，沂水城的鬼子兵在汉奸队的配合下，沿泰石路黄山铺、崔家峪一段扫荡，然后北上攻进了李家庄，在村里足足折腾了一下午。幸亏村里的老老少少们事先逃到北山围子里躲了起来，才避免了一场灭顶之灾。跑慢了的冯结巴和杨三硬生生叫鬼子用刺刀穿死了。

整个晚上，村子里鸡飞狗闹、猪哭牛叫，火光满天，狼烟滚滚。天将明的时候才渐渐静了下来，而西边的村子里却又传来了哭叫声。人们都想回家看看，但谁也没敢开这个口。还是庄长李大爷发话了：“我知道大伙挂家心焦，还是等一会儿吧，已搭上两条人命了，别再有个什么闪失。”说完，“吧吧”地咂起了他的长烟杆儿。

“妈拉个×的，不就是几个驴×的鬼子兵吗，要没那群汉奸打帮手，小鬼子敢来？哼，汉奸！我见多了。想当年，我邓四爷……”

骂娘的人手里拄着一根枯树枝，捏着树枝的手跟树枝没什么两样儿。他佝偻着身子，焦黄的枯榆皮似的脸上起了一片片的牛皮癣。头上的瓜皮帽已开了缝，没了沿儿。脚上的深筒靴也已开了花，露出了耙齿一般的脚趾头。身上倒是着了长袍的，但里面却是空膛；两只空袖管因了长期抹鼻涕的缘故，已变成了两块“桶”型的生铁板，发着肮脏的光亮；袍摆

稀烂，仔细瞧瞧，净是狗牙印子。

自从汉奸头子吴化文一把火将邓四爷苦心经营了十数载的庄园烧掉之后，邓家的商号就趴了，邓家的钱庄也砸了。起初，邓四爷靠卖地支撑了一阵子，后来地卖光了，丫环卖光了，最后连老婆也让吴化文指给了他手下的一个老光棍子。他哭啊哭，趴在石龙前邓家庄园的废墟上一连哭了三天三夜。儿子邓起也哭，哭得比他还凶。哎，孩子小，不禁饿呀！为了孩子，邓四爷不哭了，老脸一拉，带上邓起就挨门行乞来了。

起初，人们见了他的样子怎么也拐不过弯来，好端端一个大家业怎么说败就败了呢？有的甚至仍尊他一声“邓四爷”，然后，恭恭敬敬地让他们爷儿俩上坐。然而，随着时日的轮转，慢慢地也就习以为常了。邓四不就是邓四吗？本来就不该张狂着称爷，相当年，他不过是刘三爷家的一条狗。再后来，就连孩子见了他们爷儿俩沿街行乞也都习以为常了，而且还编出了一些不堪入耳的顺口溜来戏弄他们父子呢。

儿子邓起毕竟还是孩子，脸皮薄，听了同伴们的嘲弄，心里比针扎还难受，竟一咬牙，一跺脚跑到东山他姥娘家混穷去了。

儿子走后，倒了却了邓四爷一桩心事。于是，便一心一意地当起了叫化子。而且叫化的艺术也达到了顶点。譬如去李大爷家，他会说：“大人不记小人过呀，给口吃的吧。”去金二爷家呢，他会说：“金二哥，我又来了。”然而，当到了刘三爷家时，他又会露出另一副嘴脸：“老爷，四儿饿呀！”于是，家家给他吃的，户户给他喝的。

邓四爷做财主的时候是很抠的，无论长工、短工还是自家人，春耕、夏锄或秋收之季须一日三餐，好让下人们吃饱喝足有劲干活儿；可一到了冬闲时日，天短了，活也少了，活少了就少出力，少出力自然就得省顿饭，一日只管二餐。儿子邓起跟

着他讨饭时,这种信念仍占据着他的心。在他看来,讨饭虽下贱,毕竟出力少,所以一日也只吃二餐,但却想尽千方百计让儿子吃三顿。他想,自己苦点就苦点吧,可别让孩子吃了上顿没下顿饿坏了身子。可儿子去了东山之后,邓四爷似乎一下子全变了,一个人躲在石龙里,或晒太阳或捉虱子,反正是很少露面了。只有肚子饿得“咕咕”叫时才拖拉着一双破靴子到庄里任何一家人家讨口吃的。

俗话说的好,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这话一点儿也不假。当年,邓四爷凭着殷勤、机灵和一张嘴,不仅博得了刘三爷的信任,得到了李大爷的赞许,也赢得了金二爷的尊敬,曾一度成为全村的核心人物,名符其实的称起了爷。就连县长范筑先、张里元及土匪头子刘黑七和吴化文都夸他是个人物呢。李大爷、金二爷和刘三爷可没咱邓四爷如此风光过。邓家庄园被毁那阵儿,最畅快的要数刘三爷了:“哼哼,狗就是狗,上不了大市场。”金二爷则一个劲儿地叹息:“哎,幸亏二妮子还没嫁过去,好端端一个家业怎么说败就败了呢。”只有李大爷为他报不平:“唉,要不是摊上这兵荒马乱,怕是咱李家庄也早姓邓喽!”但不管怎么说,邓四爷是有他一套的。这不,才当了半年叫化子,居然就又称“化爷”了。

兵荒马乱之年,叫化子头跟所有的头头脑脑同样的不好当。譬如山东刘庄的叫化子头刘大头因分食不公,就被众化子打了一顿,还另立了头儿;崑西王庄的叫化子头王撇嘴因为不敢领众化子到教堂行乞而被雪了职……也活该邓四爷有造化,山东、崑西的叫化子头一垮,众化子们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便纷纷投在他的麾下了。毕竟是经见过大世面的人,邓四一坐上“花爷”宝座,便很快召集各路叫化子在石龙里开了个会,仍指派刘大头坐镇山东,王撇嘴负责崑西,李家庄这一带则由他主管。由此以来,邓四爷又风光起来了,无论谁家遇上

了婚丧嫁娶之事，都得来向他请示。那年月，打发不好叫化子头，若众化子们闹腾起来，你就别想把公事办好。别看叫化子名声不济，可谁家也不敢小看。

自打做了“化爷”之后，邓四爷再也不用沿街行乞了，白天在石砬里晒晒太阳、捉捉虱子；晚上则把长袍一裹，往李大爷家的秫秸攒里一拱，就猪一般地打起了“呼噜”，反正有刘大头和王撇嘴给他进贡。闲来无事的时候，邓四也爱出去逛逛，有时出入德国人办的天主教堂；有时来往于国民党五十一军防区；高了兴的时候，又乐意去东里店沈鸿烈的府上讨几块银元花花。共产党那边他不常去，按他的说法是那个党太穷，但去了之后，有时又好几天不回石砬。他说：“他们穷是穷了点儿，但人缘好。”是啊，共产党的那几个大干部还时常派人来石龙看望邓四爷呢。

石砬象一条石龙环绕着整个村子，奇形怪状的卧牛石，有的像雄狮，有的像奔马，有的则如俏皮的玩猴，千奇百怪，每一尊似乎都透着灵气。当年，邓四爷随刘三爷从沂水城一起来到庄上就相中了这块宝地，直至占有了它。眼前，虽然他的庄园被毁了，但在他心里，这方宝地还是属于他的。去年的这个时候，他不仅把自己的生身父母和三位哥哥的遗骨请来了，还为自己修下了一座华丽的墓穴呢，当时谁不称羨的要死！如今，他白天在这里晒太阳、捉虱子，晚上拱秫秸攒，为的就是守住这一方宝地，同时也寄托着某种愿望，等待着有朝一日东山再起。

正当邓四爷做着他的叫化子梦的时候，没想到日本人来了，不仅在四处安插了据点，还时常在汉奸的配合下进村骚扰，稍有差池就有送命的危险。在这种严酷的情况下，村里人也学精了，他们白天瞅空子种地，晚上则闭门锁户，一窝蜂跑进当年为防蠡防匪修筑的北山大寨里躲了起来，牲口、粮食也

全藏了。平时,遇上个婚丧嫁娶的也都悄悄的办了,人人为了活命,谁还管那么多礼节?就连山东、崑西的小叫化头也不敢来了。于是,“化爷”邓四自然也变得空有其名了。为了活命,他不得不今天偷(说偷,实际是拿。人人都上山了,地里的庄稼谁搂着是谁的)东家的玉米,明天摘西家的豆角。鬼子汉奸进村的时候,他也不躲,照常躺在石砬的空地上晒太阳、抓虱子。鬼子见他一身靴帽 襦衫的样子,认为是八路,要枪毙他,却被一群汉奸拦下了。汉奸大都是牛仙元、刘黑七和吴化文的手下,相当年都吃过邓四爷的饭,喝过邓四爷的水,有的还睡过邓四爷的炕。如今,邓四爷已沦落到这般地步了,谁也不忍心再作践他。而鬼子、汉奸一走,邓四就在牙缝里骂上了:“哼哼,小日本有什么了不起,按说,你们得尊称我爷爷。”他听刘三爷说过,日本人是很多年以前徐福从大陆带过去的三千童男和三千童女分生的。因此,中国人的辈份比他们的高。

本来,这次鬼子进村,他是不打算进山的,但一听说是吴化文那个王八羔子带着汉奸队帮鬼子扫荡就有点胆怯了。他了解吴化文的为人,虽然当年吴化文曾钻过自己的裤裆,还管邓四叫了几声爷,但这个土匪头子是个翻手云、覆手雨的家伙。苏鲁战区总司令于学忠一进驻沂水地界,他立马就打起了抗日旗帜;山东省府主席沈鸿烈一进驻东里店,他又带着新四师去担当保卫任务;他敢在薄峪痛击日寇,但也敢在临朐制造无人区;共产党一来,他就咋呼联合抗日;看看日本鬼子得势了,他又跟着啃起了鸡骨头。最令邓四爷咬牙切齿的是那天晚上,吴化文带人毁了他的庄园不说,还用穿着牛皮靴的大脚在他心口上狠狠地跺了两下,至今想起来还有点隐隐作疼。

二

谁也不知道邓四爷是什么时候进山的，是他对日本鬼子那一通骂才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只见李大爷将长烟杆从毛茸茸的嘴巴子里抽出来，有点儿不大相信似地眨巴了几下眼皮说：“怎么，第四的你也来了！”

邓四爷正了正衣襟，将手里的枯树枝使劲在乱石中顿了顿，才说：“其实，鬼子算什么，他得管咱们叫爷！”

当年，金二爷眼看着邓家日渐发达，曾亲口许下让二妮子给邓四爷做儿媳的，想想当年的草率着实有点后悔，但看看眼前的邓四又有些心酸，于是便劝了他一句：“第四的，咱就别逞强了，鬼孙子的屎不是已屙到咱们的头上了吗？”

全村几位爷当中，邓四爷最瞧不起的就是金二爷。邓四爷得势的时候，金二爷是如何的巴结他呀，连闺女都许给了邓家，而一看到邓四爷败落了，连声招呼都不打就把闺女嫁给了李家的六公子。邓四爷说什么也别不过这口气来。虽然乞讨到金家门上时，他也会甜甜喊一句“金二哥”。今儿个一听金二爷发话，气就打不一处来：“哼哼，我邓四爷吗，怕过谁？！”然而，当刘三爷那鹰一般锐利的目光一射过来，邓四爷立即便像一只斗败的公鸡般缩头缩尾了。

邓四怕刘三爷那是出了名的。刘三爷是何许人也？他是沂水城刘南宅第三支的长子，是南宅派往后柜的掌柜。刘南宅有多大？它不大不小，整整占了大半座沂水城。若问刘氏家业有多大吗？东至安丘、莒州，西至蒙阴，南到界湖，北到博山，处处都有刘家的田产、商号。南宅为了随时收取各地的租税，在沂水境内设立了前、后、东、西四柜，刘三爷执掌的是后柜。

别看刘三爷干瘦如柴，扁小的鼻梁似乎连副西洋镜都托